

扇过流年的蒲扇

■赵国章

盛夏夜晚，我常喜欢躺在父亲支在门口的门板上，仰望天空数星星，嘴里还絮絮念叨着：“青石板，板石青，青石板上钉铁钉。”母亲则蜷缩起双腿，坐在我一旁，手拿蒲扇，不紧不慢，左右噗噗扇个不停。

又一天半晌，在屋后槐树下乘凉的母亲，接过父亲买回来的两把新蒲扇，正反看看，扬起胳膊呼呼扇扇，咧咧嘴，掂起扇子转身回家了。

母亲回家不为别的，她是要赶紧把这两把不算平整的新扇子做二次整形包装。她先是盛来一碗凉水，咕嘟吸一口进嘴里，鼓起腮帮子，像水枪喷水那样，“噗——”，口里喷出的水花猛烈溅向蒲扇断面。拿住耿耿，再灌一口再喷。如是反复几次喷水浸润后，原本焦躁轻飘的扇子，就像承载一本家史那般，变得厚重了起来。母亲握住扇柄扇几下，水花顺着走势飞出去老远。酷暑时节，迎着风口，那种沁人心脾的丝丝凉意，眨眼从头爽到脚。趁洒过水的扇子湿漉漉、异常潮润，母亲便把大小两把扇子摆在一起平置桌上，覆盖一层薄膜，然后搬块石板压在上面。等个把小时后取出，原本起翘的蒲扇，在重压之下，已是服服帖帖，像镜面似的舒展开来。

且慢，接下来还得进行一次关键的包装工序。说包装，是高大上的现代词，用当年的家乡话叫包边或撩边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是确保蒲扇经久耐用，也是那些年乡下人通用的做法。只见母亲拿出针线，和她提前已准备就绪的废旧布条，挪把椅子坐到门口光亮处。她先是把布条顺扇边折一截包一截捏紧，举起右手的铁针，在她头顶花白的发丛间来回蹭蹭，就开始顺着已包的扇沿，一针针扎下去。母亲飞针走线的娴熟动作，大小匀称的包边针脚，一如她一贯的处事，规规矩矩，不偏不倚。

待扇边包好后，母亲将其中一把略小的交给了我，说：“往后，这把就是你的。”这是我人生里，第一把属于个人的特别“资产”。别小看这把花五毛钱买回的扇子。那时，五毛钱能买回三斤食盐、两盒火柴和两枚铁针。

为了让自己那把蒲扇更加彰显个性，恰好暑假在家的我，赶紧点燃一盏煤油灯置于桌上，一手端平扇子，小心翼翼将扇面平放于距离油灯适当的高度，任其燃尽的余烟慢慢来回熏染，直至熏成比巴掌略大的一块扇形黑色。然后，趁着热温，手捏一根火柴棍，迅速在扇形处划拉题字：“扇子有风，拿在手中，别人来借，不中不中。”等完全冷却后，这“墨宝”就牢牢长在了上面，纵使岁月侵蚀、水洗冲刷，永不褪色。这是用任何墨水笔书写、涂抹喷漆都无法企及的效果。这也是当年读书时，我应用到实践中的唯一物理原理。

盛夏的乡村，扇子不仅具备扇风送凉的功能，同时也独当一面，担起了驱赶蚊虫的重要作用。

物资匮乏年代，有不少家庭无法满足人手一把扇子，有些人家甚至一把蒲扇，年复一年，用得比济公手中的蒲扇还破，仍舍不得扔掉。若遇邻居在家门口聚集群闲侃，我会主动把自己的那把扇子，递给赤手空拳的大人享用。这并不是自己有多高尚，而是年幼的我懒惰成性、缺乏耐力使然。不过，我把扇子给了谁，就会顺势坐在那人的跟前，干啥？借东风，共享清凉。

待立秋转凉，家里的扇子便会被母亲一一收齐归拢，顺便把有破损的地方缝补几针。然后，集中挂在黢黑的墙角。高调张扬了一个夏天的蒲扇，又回归了它们静谧的超长待机状态。

我拥有第二把蒲扇，来自于岳父的馈赠。按老家习俗，新女婿陪新婚妻子，回娘家过头一个端午节时，娘家爹妈都得有所表示，各送一把新蒲扇。家境再好些的，可另给女婿买件适合夏天穿的衬衣，谓之“换季”。具体啥说法，没细究过。

专程接母亲移居城市那年，一生节俭的她，坚持要把家里留存的三把扇子一并裹进被子里带上。我说：“用不上，不用带。”母亲执意不干，说：“又不占地方，闲时置下忙时用，怕啥。”

岁月匆匆，三十年间数次迁居，旧日蒲扇早已不见踪影。可那些蒲扇纳风送凉的夏夜、亲人相伴的温柔时光，早已深深镌刻于心，岁岁年年，不曾褪色。



老蒲扇

■聂厅

哼唱的催眠曲，像它自身参参差不齐的边缘。一把蒲扇要历经多少重火焰，才能抵近绿荫。

夏夜灌了太多兴奋剂，与酷热、汗渍、蚊蝇一同狂欢，制造窒息的泡沫。

蒲扇是一朵祥云，变成水，变成河，变成晶莹的梦。

萤火虫从岸边起飞，落在凉席上，又化作星星飞走。照亮祖母的银发。她睡着了——老蒲扇兀自轻轻摇曳。

山水生雾韵 灵秀看九道

■贾海燕

位于房县西南边陲的九道乡，藏着鄂西北深山最动人的山水诗意图。这里距县城157公里，版图面积335平方公里，辖9个行政村。自古此地便流传着十余种地名传说，九座青山、九只大雁、九条巨龙的故事，为九道蒙上一层古朴悠远的面纱。驱车穿行群山，一路层峦叠翠、溪谷幽深，层层山水次第铺展，让人读懂“九道”之名的绝妙意蕴——步步有景，道道藏韵。

车从县城驶出，经门古寺镇狮九路，便一头扎进了通往九道的大山怀抱，直至到上龛二荒坪，才算进入九道乡地界。这“九道”名儿起得妙，仿佛山与水在此处，并非坦荡直陈，而是设下了重重关隘，要你一层层地去剥开，一道道地去领略。

最先迎接你的，是那座山。九道的山，不是孤峰独耸，而是连绵不绝的群峦，像一幅泼墨未尽的巨幅画卷，在天地间浩浩荡荡地铺展开来。它们不似北地山脉那般嶙峋刚硬，而是带着楚地特有的温润与灵秀，峰峦叠嶂，青黛含烟。最奇的是那座“睡美人”，她静静地横卧于天际，曲线柔和，姿态安详，仿佛一位亘古沉睡的仙子，将这片土地揽入她温柔的梦境。望着她，心头的浮躁便如尘埃般落定，只余下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宁静的向往。

站在卸甲坪眺望，九焰山如烈焰凝固的巨龙脊梁，九座圆润的山凸排列如星辰，传说那是薛刚反唐时，武三思九次火攻留下的焦痕。山风掠过，松涛阵阵，仿佛听见古战场上擂鼓台的号角回响。云雾缭绕时，群山又化作水墨长卷，山巅隐没在乳白云雾中，只留半壁青崖如仙境悬于天际。这山，是刚烈的，亦是灵动的，刚柔并济间，藏着天地间最本真的性情。

山是九道的骨架，撑起了这片土地的雄奇与壮阔。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长。九道的水，是神农架深处滴落的甘霖，是群山血脉里流淌的琼浆。九湖之水自

山巅倾泻，汇成阴峪河、洛阳河、平渡河，如银链缠绕青山。它不喧哗，只是潺潺地、执着地从山涧石缝中渗出，汇成溪流，绕着山脚，唱着清越的歌谣奔向远方。

阴峪河的水极清，清得能看见水底每一颗卵石的纹路，能数清水草间每一尾小鱼的鳞片。阳光洒下，水面便碎成万千片粼粼的波光，像无数颗跳跃的珍珠。若是夏日，将手探入水中，一股沁凉的寒意便顺着指尖蔓延至全身，暑气顿消。水是九道的灵魂，赋予了这片土地无尽的生机与柔情。

这水，是九道的血脉，滋养着土地，也涤荡着人心。然而，若要真正读懂九道，还得等一场雾。九道的雾，是山的呼吸，是水的魂魄。它总在清晨或雨后不期而至，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师，用最淡的墨，将眼前的山水重新勾勒。起初只是山腰间一缕轻纱，渐渐地，那纱便浓了、厚了，弥漫开来，将远山近水都笼在一片朦胧之中。

此刻，你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水墨画里，山的轮廓变得柔和，水的声响也愈发空灵。近处的树木在雾中若隐若现，远处的峰峦则彻底消融在天际，只留下一个淡淡的影子。行走其间，脚步声、呼吸声都变得轻了，生怕惊扰了这份亘古的静谧。雾是九道的意境，它将山的雄奇与水的灵秀糅合在一起，酿出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诗意，让你分不清是身在画中，还是画在心中。

在这里，雾不是天气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生活，一种深入骨髓的乡愁。

九道，便是在这山、水、雾的交织中，向你徐徐展开它的全部。山铸风骨，水蕴柔情，雾生意境，三者相融相生，造就了九道独有的山水气韵。不必奔赴远方寻景，只需驻足此间，看青山巍峨、碧水澄澈、云雾缥缈，便知世间至美风光，皆藏于山野清幽之处，藏于这一方质朴灵动的九道天地。

池荷

■余海燕

风路过时
不小心把绿色的裙摆
一层层铺满水面

那一抹嫣红
醉在笔直的茎秆里
蜻蜓读懂了留白
轻点花苞，不忍惊扰水墨间的呼吸

这满池清香
可驻足，可寄平生

明天

■黄天申

从明天起
轻拥山间清风
抚平心底万般波澜

从明天起
静伴窗前草木
静候四季次第辗转

从明天起
惜取寻常朝夕
揽尽人间烟火温暖